

6244

:38

經國

丘奏議

卷八十二
之八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二

經國

宋徽宗宣和七年。太常少卿李綱上言曰。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前非。卞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楛克之法。招徠忠謹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索。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宗社安。所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幾。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處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苟且僥倖。覆歲隱諱。以趨禍

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則天下蒼生無所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選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懼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俟完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官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通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管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是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效死為期。無毫髮欲去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旁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遷狄之計。如大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戶

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此者不識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撥欄汧汴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曾不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老之。遠邇必潰。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借行之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願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契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鄰國。則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開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

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尊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車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揮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陛下處今日人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勿去可也。處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係屬。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實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

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縷紉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螻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

徽宗東幸。掌執議請上暫避敵鋒。兵部侍郎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存捨此欲何之。上顧掌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壽厚

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若
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
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
右丞。率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
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
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
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
色變。蒼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
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
決意南狩。

欽宗時。既與金和。金人需求不已。尚書右丞李綱奏言。金人貪婪無
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

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
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
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
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時晁說之上書陳論重地。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
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
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間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
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
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
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
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間丘之地。孰與中西形勢
之地重。屬者黃頭女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

原三鎮賜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我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失中國之形勝。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此控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於夷狄。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因石晉而盜據一飛狐嶺之陰。議者每不勝其憤。為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回紇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繼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於中原。則必有吞併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興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實自乎荆州之所隸也。

嗚呼。荆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於得關中。而急於得荆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荆州雖暫為劉璋之物。而亦未必不為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被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荆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荆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於荆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受於此一州矣。曹操於宇宙間。有鞭撻之威。尚何所懼者。及聞劉備得荆州。則大懼矣。方作書不覺墜筆於地也。唯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昔之一荆州。今之瀛定并門。三荆州也。又可不小懼乎。曹操其後回軍濡須。恐江濱郡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內徙。彼以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惶。渡江而適。廬江九江蕪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此人乃得居其室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於是乎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

地齊民悉棄之也。古今誠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於三叛。不知唐失河北於叛臣之後。繼失秦隴河湟於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境。顧無自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乎。嗟夫。唐失隴右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於漢之荊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為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為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迹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以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婁敬建言於前。賈誼重陳於後。實因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之未盡善。乃遠奉周公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漭也。因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為京都。以洛

為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為都。又平坦顯著於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陽翟。商都景亳。我介於二者之間也。其引湖海舳艫於枕席之上。而走山岳駸駛於俎豆之際。役夷狄萬國琛幣於郊坻之迹者。實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捷也。今冀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深邪。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真滄。永靜。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寧。化。崞。嵐。二軍。控契丹之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一軍。阻河。扞夏國之縷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富於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

得亦未可忽也。若不得保此之重鎮而棄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搖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朝廷而必行，恐朝廷之我棄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赫然下明詔，俾三鎮無棄其守如故，且命四擊狂虜，實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於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黃頭女真皆干此七者之誅也。願詔急擊之無怠，且今日狂虜之遁逃，與契丹澶淵之逝，事體不同。章聖皇帝不以殺為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天誅，則武矣。

歐陽徹上書曰：臣聞履大寶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當國家危急之際而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忘布衣之賤而盡忠竭節，以干斧鉞之誅者，知死有輕

於鴻毛也。臣伏觀太上皇禪位之初，金賊渝盟，犯我京城，太學諸生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誅六賊之議。姦臣怙勢，妬賢嫉能，欲塞言路以寘之死。諸生惶惶股慄，性命垂於虎口。賴陛下剛明果斷，速降詔旨，嚴行止絕。遣中使宣諭，脫諸生於死地。尋後諸生敷奏朝廷，得朱兼上用賢之請，伏闕上書于再子三。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外侮怨陵。元元被害，主師敗績，國勢不振者，皆緣六賊姦謀，誤我上皇。於是悉正典刑，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擯李綱而相之。臣以是知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正所謂從諫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備人君之德者也。臣伏讀正月一日聖詔，許士庶實封直言得失。臣又知陛下卓然能以堯舜為己任，欲開言者之路，以來天下之策。欲却夷狄之侮，以安中國之勢。臣忠臣義士赤心事上之秋，凡紀綱法度有不利於時，不便於民者，恨不知耳。知而不言，豈不負明天子勤求之

意武臣比者恭讀聖詔曰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臣請至此。不覺涕泗交頤。董念我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滋富。自古未有倫擬。一旦為金賊侵侮。攻陷井邑。盡害良民。凡厥士庶。豈不寒心。臣恨無傑出之勇。鼓行而前。唱天下慕義之徒。使或願持一戟。或願操一戈。覆其巢穴。復其河北。措京城於奠枕之安也。臣曉夜以思。蒙被國家教育。為日滋久。雖不能奮股肱之力。而從事於鋒鏑之下。然謀猷籌畫。或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以報國家平昔之恩。於是博採于古。參酌方今利害之大者。條陳十策。以獻朝廷。皆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戎之術。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雖狂斐。然上以應天子求言之詔。下以據寒士報國之誠。非敢自謂其策之可用。亦庶幾所謂當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也。臣生三

十年矣。幼失所怙。猥紹箕裘之業。願以忠孝自喜。而臣有子可繼先人嗣。故臣每覽前史。見忠臣義士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不能晞其蹤。臣今日適丁國家多難。敢以草茅書生。妄議朝廷得失。臣故知干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於此者。實願以一身而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也。臣以芻蕘之言。上瀆冕旒之聽。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乘之尊而驕之。無以一介之微而忽之。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如漢唐。然當其內外之患未夷。蜂屯蟻聚。攻城破邑。兵端四起。師出無功。則為之君者。曷嘗坐視其困哉。蓋亦躬行之矣。天錫勇智。絕類離倫。神戈一揮。無不從順。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固將櫛塊破膽。豈風帽服。若漢高祖伐陳豨于邯鄲。唐太宗敗建德于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欲出於塗炭。故決策親征。奮張天威。遷耀神

武遣將出師。以義問罪。所至克捷。而後戎心沮喪。恐懼遠遁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蹂幽薊北鄙之境。殆無寧歲。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當是時。京師之地。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日加。夜分不寐。畫計無所從判。朝廷大臣持祿保位。動為身謀。居于江南者。勸上幸金陵。居于西蜀者。勸上幸成都。曾無為社稷計者。惟宰相寇準鯁峭不回。奮忠義心。以破群議。獨以親征為獻。天子可其奏。於是毅然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虜既震動。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于時。萬一非天子乾剛決斷。用寇準計。必不能成其功。古語有之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懼之。正此之謂也。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以虎符起天下之兵。而決策親征。殲夷醜虜。絕其根本。使無遺類。則國威復振。而後患不作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初。金賊犯順。侮慢中國。其勢可謂迫矣。當時大臣亦有勸

上他幸者。然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下詔親征。醜虜聞風而心破。兵戈未接。敵已退師。深自悔過。此雖宗廟之靈。社稷之福。然親征之詔不下。未必爾也。澶淵之役。既驗之於前。而此尤可以為近證。臣區區所以不避罪責。敢以親征為獻。伏願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命將帥。遣戍役。而必行之。天下幸甚。然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算而後發。發必中矣。萬一陛下聽臣之計。則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為先。而選將練兵。吹之。蓋兵家之策。當先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強兵。內無動搖。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攘之役。有如范蠡之知。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慮長慮遠。收功於必成。有如趙充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救牧豎國。知無不為。有如房玄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

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本朝廷之上士庶之間。不無其人。在陛下擢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蠻夷之威。則掃蕩絕域。可指日而待也。此臣願獻陛下下一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為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臣聞朝廷為金賊所迫。有議割地講和者。臣深為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為今日計。莫若遣詞命之使。陽與之講和。虛為之割地。俟其有怠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滅之。此萬全之策。昔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若非酈生先說齊王。使為漢而稱藩。乃罷歷下兵。守戰備。自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歲月破也。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以萬騎齎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已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

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於是擒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亦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於此。伏願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祖宗守土之艱難。使陛下讀之。寒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羣臣以割地為請。陛下必不輕死也。臣聞昔者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英等來聘。仁宗皇帝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亦不復隱情。遂去。左右露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便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

而許歲增幣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去
抗辭不屈既陳利害而說之復宣皇帝之命以威之虜人慮悟遂欲
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却之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
累年契丹君臣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於祖宗德化之所感然亦
富弼之功也嗚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朝已割之矣如其不可割
而羣臣勸陛下為此計者得無愧於富弼歟又况朝廷之根本正在
於河北河北之要害又在於三關四鎮割三關四鎮而與之則自河
以北皆非我有河北之地陛下既不得而有之其能久都大梁乎本
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掛於籍者號八百萬而衣
食之給一毫皆取足於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於農非都四通五
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其所以都大梁以據天下之衝要
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且不贍今若割河北之地則陛下

未免遷都長安之地左設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大華之山紫帶涇渭
洪河之水其地利守而不利於運漕將何以給天下之兵哉矧夫大
原一郡控扼二虜之嚙喉今棄太原則下瞰長安纔數百里陛下其
能久都長安乎大梁長安既不可都又特遷之金陵則自北而南非
帝者所居而又邊患未寧國本動搖安知無姦雄窺伺金陵者哉臣
以是知割地之請特可紓目前之患非萬世長久之策陛下當介如
石之不變也臣又聞昔之所是今或為非前之所用後或棄之乃所
以趨時而應變故孟子亦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在漢文帝之時因
嘗與單于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之民而議和親矣至我國家澶淵
之戰醜虜請和諸將皆欲以精兵會界河上而殲之虜懼求夜既切
真宗皇帝詔諸將接兵勿伐縱契丹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
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輒敢以為不可者時不同故也何則

我狄服叛無常。臣乍驕。徒視中國之勢強弱如何而已。在祖宗之朝。國威素震。醜虜懼服。而不敢猖獗。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前日國勢委靡。邊隙創開。武久不講。士氣墮怯。醜虜所以深入。既而與之講和。徒費金帛。億萬適以資寇師。退未踰數月。兵端又復蜂起。臣以是知講和反墮虜計中也。且如前日金賊敗北。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餘黨。儒臣介僻。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殲戮。故有今日之禍。宜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實與之講和。則外示怯弱。內費金帛。盟血未乾。臣必知醜虜又乘勢而攻矣。孰若用臣之策。使虜反墮我計中也。伏願陛下採孟子用權之深旨。破金人反間之機謀。下令召四方之兵。使奉詞伐罪。揚威絕漠。盡殺而後已。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者。此也。若謂用臣之計。則失大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昔者孔子許

陽貨仕而終不仕。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變所適。彼既渝盟。而犯我京闕。邊屯吏士。操袂切齒。皆欲掣其庭而掃其閭。我以機而滅之。固其宜也。况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彼不能畏天而事我。反貪暴殘。滅而自干。誅夷則天亦討其有罪矣。夫復何疑。此臣願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大於金賊。祖宗之朝。羌人入寇。固嘗彌年而不能解。方今金賊入寇。殘害滋甚。而戎雖安堵未動。然夷狄犬羊之性。敢肆凌侮。苟有以挫其威。則垂頭掉尾。去不復顧。徒有譊譊之聲。終無噬人之凶。倘一以挫之。則羣起而為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亦當預為之防。無使二虜合併為患。則難於支梧也。且如今年春。賴天之靈。俾敵悔過。而效順朔方。無虞天下同慶。其後朝廷若能會兵要地。挫扼邊陲。奮張國威。以震醜虜。則禍不萌於今日矣。楊雄曰。大寒而後索

衣裘不亦晚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宅於山者，必設雪窰以防
猛獸之為害。宅於都者，必峻墻仞以防穿窬之為盜。此鄙夫野人之
所共知也。况西戎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熙河蘭會轉輸
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厚矣。帶甲荷戈者，不可以
數計。朝夕引頸舉踵伺中國之便，以恣其殘暴。肆其姦雄者，殆有甚
於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為之備。况金人已為患於中國，安可
不早為之計。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况於我狄乎。責育
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維之不期，焉維之必支。彼怯勇小大之勢不
同，非蚤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况二虜動欲與中國抗，衛耶為今之
計者，莫若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為之備。而又專委兵馬司使備車馬
備器械，以圖患於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寇矣。此臣願獻陛下三策也。
臣又聞天下之六種，人身夷狄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

既作於外，腹心之疾復攻於內，則不問人之肥瘠，其亡也可跬步而
待。昔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卻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於是遣將軍蒙恬築萬里長城以防
胡。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知禍起於蕭牆之內。一
旦陳涉以甕牖繩樞之子，燕萬乘之尊，無疆土之大，身非王公大臣
名族之後，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斯足
行伍之間，振起阡陌之內，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於是並起
而亡秦矣。臣以是知腹心之疾，尤甚於夷狄也。國家治平日久，冗食
游手之民，觸處有之。販軍亡卒，流離散徙者，紛如也。日則博奕飲酒
于市，夜則結而為盜賊。椎牛發塚於虛落之間，非禮非義，無不為也。
萬一有豪傑者為之唱，嘯聚山林，劫掠閭里，驅虜良民，以至擅名號
攻城邑，取庫兵，擇死罪，縱橫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淺

矣。頃者方寇竊發。血流衢。江浙井邑。多為煨燼。兵卒不解。所費巨萬。始能致其頭於闕下。誠可為後來鑑也。况今兵戈四起。安知無方寇之流。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此無慮。蓋州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庇。縣得一賢令。若則百里受其賜。德化足以格人心。威風足以挫強寇。鉏姦鋷猾。號霹靂。手則頑民悍俗。亦且惶懼。恐伏。遂巡銷縮。而莫敢動矣。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今縣令既眾。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故尹賞之治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解衣函服。持兵刃者。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之虎穴中。由是盜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斬捕。除罪。吏追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京兆。精於吏職。尤善為鈞鉅。以得事情。郡

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蛛兩之毒。皆不能逃。朱博之治琅琊。嘗令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竊發。縣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強懾服。韓延壽之治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姦人莫敢入界。而吏無追捕之苦。龔遂之治渤海。移書勅屬縣。嚴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於是盜賊悉平。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羣盜者矣。然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用。亦有可去者。蓋彼時此時故也。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明詔督責監司。矧守使勤於王事。常行舉察。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賂易其心志。夙興夜寐。當薪伏節死義。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明詔郡縣。有驕兵墮卒。窮困亡命者。有累負重罪。常赦不原者。有閭巷惡少。不齒於人者。有因迫飢寒。剽奪衣食者。並許自陳。幸遇鼎新。不念舊惡。仍仰州縣。給賞召募。有願奮力勤王。得寇立功者。集官詣射

圖試閱。擇有股肱勇力之人。收錄麾下。常行禁約。應副軍期。差使。夫如是。則舊滌汚俗。咸興維新。人人自奮。願以身報國。况以此籠絡天下之豪傑。皆為我用。則彌聚為盜者無有也。臣竊見聖詔盡起天下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寇。今又起而之他。則其勢愈緩矣。若不早用臣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為之應者。羸糧影從。鱗集瓦合。攻城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携妻孥。遁賊草莽。為自全計而已。誰肯為陛下守土者。不若用臣之計。則盜賊不作。而國兵不乏。守土者又得以安其身。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陛下四策也。臣又聞當一方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土地。全活生靈。邦之治亂。民之存亡。實有賴焉。當其平居無事。無枹鼓之虞。無征伐之役。享高爵厚祿。處則華廈衣則錦繡。躍駿馬而羅紅纓。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闊視。手揮指顧。號令吏民。則庸人懦夫。亦可勝其任。洎其遽有變故。回惶失措。

不過嬰城拱手。坐待其斃。甚者望風而竄。伏矣。曾不聞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與之勍敵。効死而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則忠義之士。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爭嚴。使之當公家之任。而能提孤軍。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信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得人。不為不盛。一旦祿山叛逆。嗚嗚無前。河北二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委靡從順者。幾半。逆為之計。不陷於賊者。獨穎真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使三師有進征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繼而張巡許遠與城父令姚閻以數千疲茶之兵。而抗百萬難制之虜。孤寄一隅。日戰數十挫。賊之鋒。鯁其喉。牙使不得進。而搏食江淮之地。轉輸不絕。其民不為塗炭者。良以睢陽未下也。此在當時。亦未至於揚芳飛英。角立傑出。然一旦遇變。乃能忠義奮發。激昂天下之吏。雖赴湯火。冒矢石。而有

不可屈之大節。載在方冊。章章不可掩。使後世為臣賊子。尸祿素餐者。聞其風。莫不慙汗。脫或太守縣令。人人皆頌。真卿張巡。許遠。姚閔輩。則國勢何患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昌言謂難其人者。臣竊見曩者清溪寇起。郡縣之吏。懷印綬。挈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士庶咸謂不能守土之臣。必遭誅戮。以激貪懦。既而交結權貴。第相汲引。巧為詞說。文過飾非。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叙復。故忠義之風不震。而臣子無所矜式。遂使夷狄交侵。幾危社稷。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循前弊而已。浸使當時方寇既擒。不能守上者。悉與誅戮。則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醜虜。未必能深入。若蹈無人之境也。臣為今日討莫若明詔丁寧。誥戒天下郡縣。宜思患而預防之。過此以往。或有內陵外侮。攻犯城邑。而能捍寇自全者。許擢用於朝。而推恩於子孫。如或不能保守。復循舊風。即與斬首。以戒後來。仍

流竄其子孫於遠惡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効死。而莫肯為逃遁自安之計矣。此臣願獻陛下五策也。臣又聞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臣伏觀聖詔許餘路忠義之士。率眾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其常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不幸為夷狄侵陵。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聖詔許其聚徒結眾。捍寇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情。約之以法。劫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則若置猿於木。投魚於淵。安能保其不恣哉。臣觀今日應募而起者。多豪橫之民。浮家泛宅。而無所歸。一旦雲集。則號令貴乎有感。統御貴乎有法。左右前後。不索其常。旌旗行伍。不汨其序。然後擊之無敵。散之不亂。而可以立武功也。如使擒縱不得其人。則變心生。而禍患作。本以治亂

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安知無效。雄投隙。假勤王之名。為叛
逆之賊。此無他。餘路安堵如故。人物繁富。倉廩實而府庫充。豪橫
之人。制之不得其術。則見所可欲。而爭端起矣。臣近觀福建路。發募
兵。經由臨川。統御無術。遂爾作亂。強劫婦女。虜奪衣物。破人家產。而
人莫敢誰何。不過吞聲飲恨。無所從訴。臣始聞之。不勝太息。竊慮矣
矣。不已。則遂為大患也。幸而州府訪聞。即嚴行繫約。俟後來者。少挫
其氣。而不復肆侮。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止絕餘路。不許聚
徒結眾。所有已應募者。仰同心協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欲召
募勇敢之人。即仰州縣給賞。自募閱試。擇其堪用者。錄之。仍即繩之
以軍法。無使復襲前弊。臣觀孫武一斬隊長之首。而左右前後跪起。
皆中規矩。繩墨無患。約束之不明。申令之不熟也。若以為天子已下
之令。而不可中輟。則又非所以安邦也。臣觀兩漢英斷之君。無出高

祖。酈生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
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然其
計足以安社稷。無傷乎高相。知人之明也。此臣願獻陛下六策也。臣
又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以臣觀之。則天下安危。將相
皆在所注意。况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
權不分。乃所以為社稷計也。是以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中國
微矣。當時北有獯狁之難。伐之不可。後恃必有嚴翼之人。以供武服。
然後能勝。雖有嚴翼之人。無將以率之。則勝亦未可必也。故必有文
武吉甫以為之將。然後勝可必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也。吉
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志。
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得
何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戮力於外。

以有功。然則宣王所恃以收功者。張仲孝友而已。詩曰。侯在矣。張仲孝友是也。萬今日金賊之患。殆有過於宣王之時。陛下欲成中興之大業。則伐之尤不可後時。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恐不之。然未識宣威沙漠。以統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使有之。則為宰相。不識同心同德。以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志。有如宣王之時耶。臣觀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陸賈為平畫計曰。社稷安危。在兩君掌握之間。爾君何不交驩大尉。陳平於是與絳侯深相交結。卒誅諸呂。而漢祚不絕者。陳平能用陸賈之計故也。臣為陛下今日計。尤在於選擇相。無輕付此柄。而使之內外相和。以濟國難。則醜虜無足慮。以臣觀之。如李綱者。初無大過。惡不宜置之閑散之地。况綱之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稷之臣。天下之所嚮從。海內之所推稱者也。聞其譴謫。雖閭里庸夫野老。莫不咨嗟感憤。

以謂國家不能用人也。夫處之以得相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略其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暴水泛漲。文武百寮皆備船筏。為避水計。獨綱奮然為上皇敷陳災異。忠言苦諫。雖旋被譴責。而甘心無怨。既而後患果符其語。陛下明斷擢綱於卿監之中。而處之以樞要之職。天下知朝廷得人矣。既而金賊勢迫。羣臣有他幸之請。獨綱毅然斷其不可。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甚若蔡京父子蒙被涯恩。莫與比隆。一旦變起。舉族逃遁。無毫髮為社稷計者。惟綱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故天下皆知此時。微綱為之宰制。則京師已為丘墟。生民皆為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今日豈可以用軍之小過。而黜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起於豐沛。六年而成帝業者。蓋以其能知人而善用爾。故嘗告于羣臣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知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量能授職。使蕭何而為戰勝攻取之事。必不能矣。昔房瑄自負天下為亡任。然一舉喪師。遂不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以取宰相。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成功。後世所以惜之。臣謂若網者。可鎮國家。撫百姓。安四夷者也。至於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之失。非網之罪也。用網者之罪也。陛下謫之於散籍。是棄蕭何房瑄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得無為金賊快其私忿耶。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尚有存者。不然則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尚有大有者。故陰為之陷。穿吹毛求疵。洗垢索瘢。中舍沙之射影。而陛下未之察也。使無是輩。則幸甚。脫或有之。尤今日之所急去也。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義人在側。本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

納其室。尚有不止者乎。珪因以郭公善善惡惡之事而誦之。曰。知廬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臣即此以見陛下知網而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黨而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朝廷進見之臣。不識有能如王珪之諷諫者耶。臣為今日計。莫若速降詔音。復網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臣願陛下下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擇良將。選精兵。求辯士。專謀主。四者並用。而不偏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蘇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泚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李靖將兵至丹陽。而輔公祏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佗等八蹕。能使之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潰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侯君集之策。而攻之。遂

降智盛者得謀主也。臣常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修器械。觀形勢。推風角鳥占雲。復孤虛之法而已。至於將士謀主。則略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也。臣伏觀臣寮上言。謂今日邊患方滋。殊之虎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詔州縣。有孝勇股肱之力。傑出於衆者。及有兵謀武藝。才堪為將者。俾以名聞。擢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言之。固不以一槩論。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又豈特。有孝勇股肱之力。兵謀之人。然後可以為將哉。斬蛟長橋。刺虎南山。走有追風之逸。射有貫風之妙。被堅執銳。所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先服者。特可以得一軍而已。千變萬化。神出鬼沒。或縱之而後擒。或以負而為勝。測之而益深。運之而無旁。若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若泥處壘。惟陶者之所埴。所攻輒破。所擊輒取。無往而不利者。一國之

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拯民於水火之中。躋民於仁壽之域。致壺漿以迎王師。而人惟恐居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特恃其股肱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人固有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能却百萬之師。以至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燬者。在於臨機。料敵。運以籌策而已。又况用人以安天下。不專以文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李布遭髡鉗。而有名將之稱。董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於刀筆之吏。英衛起於罪亡之餘。蘇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漢唐之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埋沒於無聞矣。軍法司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使人能收其長。而弃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

不患乏人。然臣竊疑良將辯士謀主。未必多多益辦也。且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之功也。臣竊意。成非暴悍如此。然為之主者。又豈木偶人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議人理之盛衰。萬一得一辯士。如儀秦之流。圓機不礙。能掉寸舌。縱橫議論。俾獨馳一介之使。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講隣國之好。而啓之。援信史之證。而誘之。使之動心駭聽。彼未必不一言悔悟。復守舊約。而不敢侵我疆土也。臣為陛下計。莫若廣詔京畿諸路士庶。有學足。以該古今。識足以造天人。才足以供倚馬之承。辯足以破傾河之論。塵之以威。而益振恐之以死。而愈新。一人而兼得斯數者。仰州縣審實保明。解發赴闕。又乞詔天下有雄材大略。能畫安息之策。能知用兵之權。守邊可以賢於長城。戰勝可謂國士。無雙者。並仰州縣審實。解發。陛下親策於庭。重才授職。試其所長。則良將辯士謀主。一舉

而兼得之。何憂乎虎臣之乏也。方今邊患日熾。正廣收人物。以備驅策之時。無以臣言為狂妄也。此臣願獻陛下八策也。臣又聞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於民。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特在於得民與不得民之間耳。傳所以言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天下者是也。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蓋自太上皇臨御之日。姦臣擅權。蠹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產業。因花石之微。而驅民於困厄之地。緣名字之諱。而擿民於罪亡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上違天心。下乖民和。故頃者方寇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獨後我之嘆。則民心之離也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幸賴相

宗遺德餘烈尚有存者。故紀綱未至於大壞。去年春金賊入寇。國勢
幾危。若非上皇明斷禪位陛下。使人心懷則天下已非國家有矣。何
則。黎元赤子皆知陛下在儲宮時。恭儉仁孝之名。聞于遠近。故即位
之初。閭里相賀。知天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悉誅六賊。天下又復相慶。
謂陛下能除民之害。真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心固樂從也。比者聖
詔起兵。國家太平日久。頌白之老不聞金鼓之聲。一旦干戈擾攘。黎
元固已動心而駭目。加之無識兇徒。箚鼓不根之語。謂國家敗兵既
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以為用。智者知其流言。陛下必不為。秦
流俗易於搖惑。雖家置長喙。人為說鈴。亦未能決其疑。臣恐此語一
煽。民心又復搖動。甚者預為生離之憂。則求其止堵不動不可得矣。
此蓋流言者之罪。然亦國家募兵有以致其疑也。臣愚欲乞陛下速
降詔旨。安撫天下。明斷此意。使解其惑。以結民心。廣施德化。使思有

餘地。為子孫萬世無疆之休。仍乞天下所設遣募民。見在京畿諸路
也。聚捍寇者。俟金賊掃蕩之日。命將帥出厚賞。以募有願往者。乞留
守京畿。以防後患。仍約以歸期。其不願留者。悉遣之。若抑而留之。又
致變矣。陛下如其吝賞。給惜供餽。不招軍以控扼邊陲。則臣心知邊
境。播擾無時而已。異時復下詔募兵。則東南之民。其力疲矣。其財耗
矣。豈能保其必勝哉。仍天下所發至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不過
希賞賜而已。借使金戎已寧。而遣之歸。有功者。固當厚賞。無功者。亦
乞給賞。以勞其來。一則懷之。使無異心。二則誘之。可以再用。實良策
也。茲數者。皆欲陛下結民心。以長有天下而已。此臣願獻陛下九策
也。臣又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不使之偏。歸於公家。亦不使之
偏入於私室。惟其適平而已。省賦歛。輕徭役者。雖先王之善政。然國
家有夷狄之難。將欲養兵而禦戎。則其實不過以安百姓而已。雖錄

財於民。為募兵之賞。亦無怨言也。第不可以取傷廉而已。臣近親詔下募兵諸路。多科兵於民。使百姓所費不貲。而烏合之衆。又不足以立事。至於忠義之士。能率強勇之人。以徇國家之急。則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復散者有之。以臣愚計。竊謂萬一遑急未寧。徵募則所則不若以稅額量情。均科錢以助國用。應有官之家。並不獨免。則所歛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取之雖微。而聚之即多。州縣預發官錢募勇敢之人。以勤王事。則武足以禦寇矣。所歛之錢。存其三之一。以募兵而守城。餘者悉為起兵之費。甚盡善也。臣嘗以是徧詢於鄉耆。皆善其計。以是知民情之樂從也。臣又慮兵餽不給。則臣有策於此。可使不損於民。不害於公。令下之日。諸路軍儲需然有餘矣。所謂策者何也。臣謂天下所納米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為今日計者。莫若速降詔。責官酒。許州縣之民投狀各保。均分酒課。任自造

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利。無使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擁酤不勞。而軍儲可給矣。其策豈不良哉。此臣願獻陛下十策也。臣於十策之外。又有三事。亦今日之不可緩者。試昧死為陛下陳之。臣聞之曰。左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臣以是知古者王師之出。有不用命而勝敵。必戮而不赦。况望風降伏者。其罪宜如何哉。臣竊聞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不用命。遂爾降敵。臣愚欲乞陛下明詔。撫懷軍情。使各奮其勇。仍有降敵者。悉戮之。則軍勢振矣。此其一說也。臣又聞明君賢相。所以動而勝人。成功於衆者。多用間。術故兵家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

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臣竊忘金賊強悍。儻或
未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
萬夫。辯雖未足以方儀秦。亦不可謂圓機而不礙者也。臣以忠義自
奮。尚惜一死。為陛下用此術。以掃蕩醜虜。而安我社稷。即方其將帥
如其已有良策。滅之。則生民之幸也。萬一未有計。則伏願朝廷借臣
一介之使。遣臣見虜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醜虜倒戈卷甲。不復
侵侮。陛下如欲絕其種類。則臣亦願以死間。伏望朝廷俟其有死心
而無備。則遣良將領精兵而殲之。臣雖遭鼎鑊。能以一身破強悍之
虜。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下。姦臣賊子。誦臣之名。莫不
掩卷而慙嘆。則臣雖死猶生也。伏願陛下明斷而決行之。無謂臣布
常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蠶臺之致蠶。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取其能必行之。臣前所謂使韓信李

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成大功者。正謂此
也。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
人之式。是以自利。是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之遠。天神地
示皆為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何苦而不用哉。精此術者。每有其
人。陛下求之未切。臣願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濟大事。
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聞馬周以草茅一介之吉。為唐條
陳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愛而擢用。以明佐聖。不膠漆而固。恨
相得之晚。王佐材疇能及此。蕭銑據江陵。屢戰不克。李靖遂陳圖
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軍政委焉。師叩夷陵。蕭銑遂降。臣以鉅生
恭誦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朕心。臣於是感激自奮。願以身報國。故
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材。非敢望若馬周之擢用。特願用臣狂計。
以擒金賊之渠魁。掃蕩邊塵。復祖宗之境土。庶幾不媿李靖。庶幾以

圖蕭銑則臣雖以直言犯逆鱗自取誅戮亦沒齒無怨言臣所陳特今日之急務至於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僭遺甚有可言者臣以陛下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聞學古入官挾策登第者平居貪位慕祿惟恐居後切切然常有不滿意一旦國家有變雖捐軀以報尚何所惜奈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有官君子方且酣暢自適恬不以杜糶為念甚至赴闕注調者繞聞變起不參部而歸者有之及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孰何人哉間或有之則羣聚而笑指以為狂生臣聞其語忿氣拂膺恨無上方斬馬劍以斷其腰領臣恐此風一扇天下靡靡入於衰敗故願以死間之術為陛下安天下之民庶幾少立忠諫以振頹風仍不避斧鉞之誅敢獻此書于朝廷也伏願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厚臣愚忠恕臣狂斐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則萬世之幸也謹或以臣言為無

足據而又以草茅之賤上玷聖聰下觸權臣必欲置之死則臣亦甘心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三

經國

宋欽宗靖康初歐陽徹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竊知陛下盛德函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執天下忠臣義士能以骨鯁之言上千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實欲奮身報國願效馬革裹尸以主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保位持祿輩聞風而慙行通丁遞角不通州府未許發奏臣於是退處逆旅棲遲無憊自恨曾

中雖有忠誨之氣抑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
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于斧錢之下。臣
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
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再撰一書。乞併為奏達。臣言狂直。罔嘗
世切要。仍得於輿議。非恃一己之私見。伏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則天
下風俗尚。可追復祖宗之時。儻或以臣為無補於世。則臣甘心就誅
戮。第恐天下衰敗而不復振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也。臣
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剛不牽。制於權
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觀陛下。不崇
飾恩俸。不聽任姦臣。不輕齎祿。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遊之地。
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器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悅耳之邪說。
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則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倫擬。觀其初。即倖以然。睿斷選用忠良。志平僭叛。悉誅六賊。
以謝天下。則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賊復爾猖獗。使黎元
被害。國本動搖。辱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
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既而朝臣擅權。言路復塞。忠言嘉謨。不聞于
上。故朔方初寧。恬不為備。既失信於夷虜。知其必為患於中國。而不
能為防禦之術。宜乎兵端四起。茫然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
後時矣。陛下若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成中興之業。則當效漢武帝以
雄才大略。自任。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共圖治功。又當效漢宣帝信賞
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今
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雖可以為天下先。然服三浣之衣。不能却百
萬之虜。可為持盈守成之主。非興衰撥亂之主。臣願陛下以古為鑒。
乾剛果斷。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庶使祖宗社稷不危於夷

虜之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
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責任大臣。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
疑。故人未始遺力。天子高操操成功。致太平矣。下逮開元之間。明皇
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亦言聽計行方不難。而
功已成。則將大有為之君。必委任股肱之臣。然後能圖回天下之治。
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重。而委之不專。故腹心之寄。耳目之
託。易於動搖。難以成功。讒言一投。其隙雖社稷之臣。亦忘大功而擿
小過。則天下失望。而國威不立矣。臣愚欲乞陛下選用近侍。必精鑑
而博採之。知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委之阿衡。而
無疑。若高宗之於傅說。擢之版築。而無間。言必從。諫必聽。都俞賡歌
於一堂之上。使風化行乎萬里之遠。則臣將見帝堯在上。夔龍為相。
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

開誠心。希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與
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避。則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黜人材。
皆不取天下之公議。用之不過酬私恩。謫之不過快私忿。非所謂齊
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罰不以
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
革絕此弊。凡大臣有所升黜。必詢于臺諫之臣。決其可否。宰相曰可。
臺諫曰不可。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可。然
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下之公議。則忠言日聞于朝。民情
不屈於下矣。昔天寶之季。嬖倖傾國。壽以情受賞。以寵加。綱紀於是
大壞。可不戒哉。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又聞黃霸之材。長於治郡。及
其為丞相。則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秦
頽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

德而位。量能而授職。甚若蘧篋蒙璆。咸施直罇。聾者司視。瞽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違其所長。矧夫欲任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竊聞取南仲特能作章句。儒貴綜墳典。為書癡。經醉而已。至於臨機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識。不足。與有斷其道德。雖可尊而謀敵。不足。採必不能度長慮遠。以立大功。其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臣聞其妬賢嫉能。懼人之軋已。則已非社稷之臣者也。陛下不忘其所傳之恩。則富貴之可也。眷予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國家之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通玉耳目而已。無以儲官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真社稷臣也。藉師傅之恩。而應位得相。親昵無間。及其謀泄。隙開。讒邪遇之。為石顯所譖。竟飲鴆自殺。况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後以文墨而位羣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

以害之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者社稷之衛。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于木處魏。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而制千里之難。在古固有之。方今朝廷之上。亦不乏其人。陛下尤不可輕用。慮失生民之望也。觀夫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聶昌多秉帷幄之權。則二人者。元勳碩惠。文武兼備。使常參廟堂之機。必能使醜虜畏威而銷伏。然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虜人視之不啻讎敵。觀其用心。亦不過欲與民共休戚。與國同榮辱而已。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小過而謫之。散籍昌以奉使而寘之虜庭。是快金賊私忿也。是墮金賊計中也。臣恐鄰國得以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退孔

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則衆口燦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遽至於是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為國家惜此人故也。臣願陛下過此以往。無輕用大臣。方今濟濟多士。百僚師師。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謀之多。堪任遣使者。何嘗以聶昌為此行哉。尤為陛下惜也。昔裴度逢時艱危。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縮喪氣。憚度之威。稜時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為華夷畏服也。如是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為國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首。臣謂若昌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危。則醜虜聞風而懾服。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諷議左右。震威華夷。以

定中國可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為行軍總管。軍政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臣以是三軍之出。能掩其不備。則萬全之策。臣聞金賊懼暖。必退師而請和。臣願於此時。乘其有急心。借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往見虜主。而議和親。臣必能口伐醜虜。使之弛廢。而不為備。伏願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復滅之。必得所欲。無謂肅王為質。張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無謂臣布韋之賤。不能立此功。昔毛遂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定從於楚。而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臣狂計。必能却夷狄而安

中國則臣與邦邑固不惜一死以報國恩。雖肅王亦何足惜哉。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蠶蠶者
易慮。默默者可防。故消消不塞。將成江河。一葉不伐。將尋斧柯。千丈
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
穴則無水難。丈人之謹火也。塗其隙則無火患。皆責其防之微。而杜
之漸也。古語又曰。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
值。而易失。隨所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儲者。無卿相之位。
則計誠知之。而弗敢決行者。百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
雖以罪讞而羈留四方。然實為大患也。臣聞比者。金賊入寇。童貫麾
下。當時勝捷。兵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亦將帥非人。不能撫御。使之
懷畏。故至此禍。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為亂之招也。蓋六賊門
人。碁布星列於天下者。皆強藩悍將。懷私恩而視國為仇敵者有之。幸

災樂禍。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內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
懷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耻者有之。嗚呼。當時
六賊黨與之爵祿者。皆國家之賜乎。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
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惜。若不正
典刑以行誅戮。則國勢存亡。未可保也。臣愚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
子孫。悉與殲滅。仍乞籍記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
許典名。藩掌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章。如前日蔡州之倖。帶
番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殲族。以絕後患。臣觀頃者。張
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
嘗與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樞并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
死黨。方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摠深

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據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況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于市。庶使姦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而人莫敢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用之。不過處之工部而已。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陛下擢之近侍。以賞其直。庶使朝廷忠誼之臣。肯抗章鯁切。指摘權臣之失也。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皆能圖患於未然。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彼必熟思審察。然後敢聞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也。臣願陛下每覽奏章。曲加省察。庶以臺諫之言為輕也。臣竊聞聶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知

其必致大亂。上皇不加睿斷。便行竄謫。及御制鳴鑾堂記。又指昌為小人。意其離間君臣之義。既而京罪惡暴露。窺伺神器。動搖國本。上皇悔寤。擢昌於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言。竄謫京於散地。委昌以樞要之職。使振領綱紀。勵精威訓。嚴敕邊備。廣募熊羆之士。以振虎賁之旅。則國必不辱於醜虜矣。臣言輕不足以取信於陛下。然臣所乞殲夷六賊之後。及乞誅蔡氏死黨林摠。余深輩者。蓋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彥。蔡京童貫。朱勗。當時勢傾天下。陰結黨與。誓生死不相背負。不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既有異謀。則朝廷不能無患。陛下為社稷計。為生民憂。則嗾蟻輩何足惜。若不速於誅戮。則朝臣萬一掣肘。誰肯為陛下奮身者耶。雖肯赤心以圖國家之大事耶。臣所謂默默者可防。正指此也。又曰。謂欲斷不斷。反受其亂。亦指此也。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庶猶豫

而不決。無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達。天聽必有
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而為之掩覆者。奔短取長而為之引援
者。陛下亦必狐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臣知
此而必欲獻其說者。忠諫之氣不可遏也。陛下能用臣計。悉與殲滅。
則祖宗有靈。而社稷有福。為大臣誤不用臣言。則臣恐他日禍起。陛
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种師道勸減金賊餘黨而不從其計矣。機不
可失。願陛下裁之。觀夫螻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
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有天下。宜取法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
也。臣又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天子耳目之官。其實
欲革貪暴而進明良。去姦雄而取忠義。奈何擢用非人。比年以來。盡
賦狼籍。自不廉潔者。每每有之。凡所按臨。因緣為姦。賄賂公行。以曲
為尊。徒有舉察之名。適滋擾攘之患。甚至其兩舉京刑關陞之職。朝

廷法意。本欲選用賢能。分職率屬。聯事合治。良法美意。非不善也。奈
何積弊既久。習以成風。或以賂進。或以勢取。挾親姻者有之。公息侍
者有之。故其所舉。多不稱職。真賢實能。反沉沒下僚。不與收錄。臣愚
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宰相不得自專。臺諫之臣。許辯論其當否。必得
剛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則天下無患乎不早也。應監司受職之日。
願陛下召而面遣。丁寧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效死以報國矣。
仍乞立法禁絕。其出按州縣。悉以頃時受官吏。聚金銀。出界迎接。
先次交與。謂之常例。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行賞罰。令審實其才能。
因其所長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舉之罪。而不恕。如是。則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以公議取人。而鬻舉狀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古之賢君。其用
人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真。故為人所保。為人所保。故帝祚綿遠。

也。今陛下選舉之法非不善。臣輒以為不公。奉行者非其人。陛下若能大明賞罰。以懲斯弊。則天下幸甚。今監司徒知舉官而已。未聞某人因某罪而黜之。縱有因而黜者。不過交結權貴。致一言之。則又復遷緩而不行。故使州縣之官。不遵箴誡。肆意貪暴。恬不知耻者。為其無黜責之罪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嚴勅諸路監司。歲限發獲部下姦賊者幾員。仍要事跡暴白。會議允當。然後許奏。若因僻障而擠陷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以一人為觀察使。歲令兩行巡察。監司守令有受賄挾私而舉官者。有姦賊罔民而枉法者。有濫濁而不修身檢者。有怠墮而不勤王事者。悉令密奏。朝廷嚴行竄謫。應民有大屈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迹以聞。仍禁約使臣所應州縣。除飲食之外。不許受燕。不許買物。不許私謁。如違禁令。反挾勢而殘民。若頃時廉訪之出。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則許監司糾察申奏。亦當黜謫。仍乞諸路歲換一人。慮其久則姦生。許起有功而無過者。別與旌賞。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厲行。漸自標榜。以拔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譽。貪饕不廉。賊民之脂膏者。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闕。即尋部下富商巨賈。預貸金以為費。俟到任而償者有之。養俠客於門。以訓義方為名。陰令搜求賄賂於外者有之。故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繼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飲力倦而不能肆情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故民有屈抑無所從訴。或本欲訴冤。反受罪責者多矣。良民士子。周身術淺。不幸罹於憲網。仇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下石傾擠。或陰殺于獄。或以枉為直者。比比皆是。東南之民。痛入骨髓。造怨無窮者。良由守令不得其人也。嗚呼。聲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日金賊之禍。未必不原於此。以臣觀之。守令雖多。求其能盡忠竭節。宣布詔令。求民之瘼。以聞于上。推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縣之治。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知民事之艱難。守令之弊。必稔聞而熟講之。自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姦賊。殆有過於頃時。此亦陛下不能明於聽斷。以發擿伏姦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勵精為治。躬覽萬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之官。有姦賊污辱之甚者。考覈其實。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謂懲一以戒百者此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不以資格。必審實其才能。長於作邑者。然後授之。痛懲銓選受賂之弊。蓋比年吏部注差。無非賄賂。其原既不清。則其流必濁矣。仍許臺閣之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則令尹無患乎乏人矣。應拜刺史。則許臺閣連章薦擢。亦不論資格。第

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以表率一州而已。仍乞陛下每授千里之寄。必召見試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者。罷之。則太守可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四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臣愚又欲乞陛下。審察應太守功勳。既著治聲卓偉者。宜加旌賞。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以封侯。公卿有關則耀而用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行之固有素矣。觀夫第五倫擢自蜀郡。而為司空。虞廷自南陽太守入而為太尉。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公者有之。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而為大司農。召信臣守河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於九卿。韓稜守南陽。政號嚴平。入而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卿者有之。陛下舉而用之。其策豈不良哉。縣既得

人。則貳邑之佐。無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貳郡之倖。無患乎不明也。郡縣之治。可跬而待矣。此臣所欲言者九也。臣竊觀入仕之源。太濁。故天下冗官散職。紛紛籍籍。蠹國賊民。莫此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以復祖宗之治。則當惜名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祿以賞有功。鬻爵則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至於流外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長久之策。何苦而不罷耶。今夫惡胥猾吏。舞文玩法。竊弄威權。欺逼良民。當其平居。運謀籌算。不過欲枉尋直尺。以窺財利而已。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使涖官臨民。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帛之計。當妙年取高第。則欲致君澤民。立功名於當世。故能自重其威權。然一有所溺。高且不惜名節。而肆為不檢。矧夫稟輸晚景。得薄祿小官。其志豈有遠大之望哉。不過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而已。志不出乎此。則

苟可以趨利者。無不為也。故凡奏名之官。歷任未久。遽能致富者。不可勝數。臣愚欲乞應奏名者。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勤。不許准官。以去其蠹民之害。見在任者。並放罷。及諸路官司有關監司得授權局。此尤不利於國家。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交代者。或世祿而閑居者。延頸舉踵。窺伺有關。則掃門未見。望塵雅拜。而乞辭者有之。持金以賂監司而未求者有之。市書於權門而未求者有之。如是。則所責己不貲矣。設心措意。宜如何哉。非有志於為國而理民。其實欲借勢而殘賊耳。臣愚欲乞陛下嚴行止絕。諸路權局。應有官闕。即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則許同僚兼管。應見權局者。並放罷。則冗官可去。仕路可清。姦賊之風亦於焉熄矣。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又觀比者。屢頒詔旨。停罷諸般科需。此足見陛下矜憫編氓。日淪凋瘵。息至渥也。然近自軍興。而安撫經制。

司每責辦於州縣勢亦不得不然。故或以金銀或紬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以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竊見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按之。又類責辦於上三等人戶。胥吏追呼動以軍期急速為言。甚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也。借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溫裕之家。則猶云可也。其間困於役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志等第者。無慮三之一。故方是時。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晷限不遑也。况科目既繁。且源源而不絕。計無所出。遂至棄去屋廬逃亡離散。可為流涕。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去金。戎為甚遠。賊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古語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類是也。臣深究其弊。皆緣產去而稅存者多故也。或居城邑。則有產業售盡。戶括稅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歲推排管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排本法。每三歲會人戶于州。俾

共指證之曰。今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增損之。各不許過分焉。奈何比年奉行之官。徒懼減失和買課額。於是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觀夫甲實貧而無所管運矣。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注意初不爾。今一州萬一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虛存之人矣。其或實乏之輩。直指一豪民而訟之。則彼恃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與為辭。過此以往。又遲三歲矣。三歲之間。其料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雖均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蓄財隱實。盡無差役料細者。乃恹不知憂。使親見者不平之氣。為之拂膺。臣伏願陛下速降詔旨。俾見今凡差役料需。不得拘守舊籍。可先勾集逐鄉坊五等人戶于縣。使眾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貧者。而籍之以備差料。不限見存等次。庶幾得其當。而屈抑流遁之民。將鳩類集族。還土著

矣。待其推排之年。有累可銷。退者即與降等。不必須有承替之人。雖
減少舊額過分。官吏無罪。夫惟銷退與難。則承受者亦不憚矣。臣伏
聞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言事。多以利國為主。而有
害民者。則畧而不恤。臣獨以為非是。大抵無利於國。亦必未有害。至
於有害於民。則非徒無利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元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橫目黔首。乃膏流節離。號呼騰蹈矣。為
邦國何。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失和買之為少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一
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之事。
其言雖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於世。然搜羅天下利病。幾過半矣。可
以箴朝廷之膏肓。去國家之殘毒。以全活生靈也。陛下若不從而
改。則臣徒勞辭說耳。徒費紙札耳。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
非不知忠言苦鯁。必犯天威。罪不容誅。然臣所以甘心而為此者。誠

恐朝廷之官。持祿保位。畏憚權臣。而不敢言耳。陛下若能任用臣狂計
以安天下。則臣雖蒙市朝誅戮。亦所願也。干瀆宸聰。惶恐無地。伏惟
陛下矜憐之。

徹。又上書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當盡其忠。有官守者當修其
職。臣布韋之賦。身在畎畝。無言責之辜。無守之責。然惓惓不忘君
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報國恩者。臣竊見猾虜肆毒。害及天下。陛下
北顧垂涕。頒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心。正宜忠臣義士。感
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國家為
念。臣以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者。未必能脩職。
而効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
其上干鈇鉞之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二十餘事。
實可以保邦御俗。安邊禦戎。一以投州府。而適丁道塗之艱。一欲投

經制。而慮有浮沉之失。臣思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臣身寄萬里之外。雖有忠義之氣。饒諤之節。可以扶翼委靡之國勢。可以撫綏愁歎之黎元。然愚諛者忌其進。權貴者嫉其直。則臣言何由聞於上哉。孰若拂衣而別。故鄉擔簦而干帝里。併携二書投于闕下。則朝進而莫達矣。何苦規規求人之保奏哉。臣於是羸糧重趂而來。願以所陳干瀆天聽。臣思其間。皆國家急務。不可後時。遂先投于安撫司。乞為速達朝廷。伏願陛下俯加容察。則天下幸甚。然臣聞之。昔者齊萬年辱朝。臣畏恐周貳。強真乃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緯。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立。臣以是知王陽欲為孝子。則不能全於忠。王寧欲為忠臣。則必不終於孝。臣幼失所怙。老母垂白。今既割慈忍愛。誓臂而與母永訣。則孝道母復全矣。臣若復忌憚權臣。而不敢言人之所難。則走鈞虛名耳。是猶畏死耳。非推赤心以報國也。

不若被肝瀝膽。忠盡慮。應敷奏利害。而無隱情。使陛下讀之。感動則生民受賜不淺。臣所以妄冒自前。復敢以十事撰成此書。上瀆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雖訐直。似失臣子之理。然法度可行而未行。紀綱可罷而未罷者。臣悉陳之矣。陛下若恕其狂直。而少加睿斷。則社稷可以復存。生民可以全活。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苦口而利於病者。其斯之謂歟。臣聞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惟太宗以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彥。故能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養。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有也。玄宗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溺所愛而忘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怠於防微。不終其身而變生肘腋。悲夫。臣嘗即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

未足以為難。惟終始不變所守。至於持盈守成。及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者。為尤難。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改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除民害。備舉法度。該別泉弊。雖古先哲王。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賊悔過而效順者。實以天人之心。歸于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賊復爾。深入踐蹂。侵侮無所不至。於是天下惶恐。莫知所自。無乃積弊既久。邊隙創開。而難於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意以此警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於此矣。臣觀陛下流涕而祈于皇天。哀詔而告于眾庶。夜分不寐。曰。惟蔬食則非不憂勤也。非不恭儉也。非不以生靈為念也。金賊尚爾者。何耶。臣遠方賤士。妾意國家法度紀綱。必丁未當天意者。政事號令。必有未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必有未聞于上者。官吏貪暴。必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

警陛下。使明鑑而熟察之。不然。尚遷至於是耶。臣願陛下奮乾剛。果睿斷。欽脩明聖之德。曲盡憂勤之心。飲食起居。顛沛遺次。悉以天下為念。法度廢而未脩者。舉之。使宜於民。政事久而已弊者。革之。使便於俗。搜百姓之困苦。而速降之。鑑官吏之貪暴。而亟誅之。如天之運無所牽制。庶使上當天意。下合民情。則胡賊無足慮。而天下可從安矣。臣觀陛下即位以來。立法頒詔。非不善也。奈何州縣之吏。尚襲前弊。不克奉行者多矣。可不哀哉。耳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為節儉。是則是。倘皆得於觀感之間而已。况其詔令頒告。安得而不奉行耶。且如陛下節儉之至。誠可為天下先矣。宜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於此。今乃上自朝臣。下及眾庶。侈靡之風。過於前日。故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庶人之家。有鬻二頃之田。不足以

充一女之聘者胥吏之衣。僭於公卿。倡優之飾。擬於妃后。騶從典士。子無間。伶人與良民混。釐夫百人作之。不能友一人。一人耕之。粟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飢不寒可得乎。飢寒既切於肌膚。欲其不為姦邪可得乎。亡等僭上之風。凌弱暴寡之孽。莫不基於此。賈誼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夔妾以緣其履者。復見於今日。亦為陛下長太息者屢矣。昔楊綰素性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族。遺之者。清譚終日。而略不及名利。欲干以私者。必內媿止。其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觀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嗚呼。綰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一旦輔政。尚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莫敢僭侈。矧夫植一人之本。形於天下

之風者。實在於陛下。今也恭儉如此。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則是欲使我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臣以是知為君者。能盡君道。如堯之。所以治民。為臣者。反不能盡臣道。若舜之。所以事堯矣。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有儉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陛下憂勤日加。而無已。恭儉有隆。而無替。庶使四方萬里。日以變化。而不見其迹。則風俗無患乎不革也。臣又乞金賊掃蕩之後。明詔頒告天下。宜以儉約為尚。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倡優服飾費用。乞妻所司。立為定制。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並依違制論。無似上皇時。徒為虛文。而不能必行。則貴賤有別。而混殺僭上者。無有也。蓋今日風俗。妻靡之甚。若非繩之以法。則不能丕變天下之奢侈。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絕而復續者屢矣。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

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濛。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廷。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潭城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社。不失舊物。至於昭宗為人。明傷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故唐之宗社遂不復振。臣以是知國家顛危之際。若得將相以為內外之助。則社稷尚可復保。若將相乏人。則雖有欲治之君。而無輔翼之臣。寢成其亂。遂至於不可支持矣。方念邊寇遽起。欲危社稷。殆有過於奉天之難。乘輿雖未播遷。然生民塗地。禍患並作。幾不可救。陛下憂勤軫念。元元可謂至矣。然臣竊意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眾。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臣何以知其然耶。臣竊聞金賊退師之時。朝廷大臣有許其割三關租

稅之約。以秋半為期。當時可從從之。不可則知其至期無報。必為我患。蓋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不尔亦蓋預為之防也。反怡怡自如。恬不為慮。朝夕敷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毀。爭權怙勢。辯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務。當時孰若思患預防。運籌決策。殲滅醜虜。以振國威。則無今日之禍矣。逮其秋高馬肥。金賊復入。乃始為備。則不若用智於未奔沉之先。臣即此知朝廷將相智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徒能脂韋。苟簡。旅進旅退。以保爵位。可以為太平之臣。不知當務之為急也。洎其變起。不識所謂締章繪句者。可施於此耶。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春秋侍讀者。肯奮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知其必無有也。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為戒。以昭宗失人為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

存矣。陛下過此以往，若能常以勵兵討賊為念，無忘今日之耻，無蹈覆車之轍，搜羅俊彥，延納虎臣，兢兢業業，無敢荒寧，則天下豪傑皆為我用。將相豈難其人哉！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次，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商湯聘之以為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為師。漢用韓信，而舉軍驚笑；蜀用魏延，而羣臣翹望。陛下特求之未切，爾禮之未厚耳。無謂天下無其人也。脫或今日朝廷之上，有曹叅、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董圖治於內，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董振威於外，則醜虜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而無虞。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謫李綱於散籍，遣聶昌於虜庭，則知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勝矣。所謂道者何？孫武謂人和謂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黃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臣觀湯以亳，武王以鄆，皆百里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者，得道故也。况方今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齒之衆，反為醜虜踐蹂侵侮，不能頓劫者，臣原其所自來矣。蓋失夫人和之道，無多助之至故也。何以驗之？臣聞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醜虜反能死敵。先鋒一挫，則後殿解散，而不前，故所戰多不克，所攻多不破，使其同心協力，犯難忘身，悉効虜人之死敵，則彼未必敢深入也。雖然，三軍之不同心者，失人和也。人和所以失者，不能明賞罰也。臣願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當賞者厚賞之，仍於將帥之中，擢其尤，按其類者，倣唐之制，為凌煙閣，命畫史圖形於其上，第其功之高下而次之。又命詞臣贊美

之。仍乞陛下親灑宸翰。重加褒美。恩澤其子弟。旌表其門閭。使光輝於世。以為榮觀。如是則羣臣皆知陛下明鑒有功者。見知而競。而又
不吝爵賞。以酬勲績。異時或有驅策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
欲乞陛下專委監司郡守。多方計會。金穀於所部州縣。出厚賞廣募
強勇果敢之人。以足軍數。預備不虞。緝備屯營。以安其居處。出給衣
糧。以禦其飢寒。修車馬。備器械。訓練於無事之時。以防倉卒之變。蓋
諸路屯軍。名存實亡。較之祖宗之朝。十無四五。今又起而禦戎州縣
為之一空。使金賊誅夷。遺歸所屬。則死亡散徙。又不知數矣。臣故願
陛下以招軍為先務。况所有禁軍。元係保護王室。為虜所敗。其數亦
差減。若不速募精兵。以補所闕。則臣恐鄰國得以窺其隙矣。臣愚又
欲乞陛下減賊之後。遣良將於西北之鄙。控扼虜人。喉衿。倣唐舊制。
開軍府。以捍衝要。因隙地而置營田。或易民田而為之。復募其土著

之民。強勇有力者。使之屯聚。擄子孫而家焉。析其田而耕之。每屯募
兵百人。與田五十頃。又給粟食。以為耕種之資。所收之粟。悉令與之。
仍不輟其每月度支錢。每屯以一石職掌之。凶農隙而使之講武。則
人無不奮力矣。與其蹈蹂於虜人之足。孰若與吾民為耕食之地。虜
人知其為農。而不知其為兵。知其能耕。而不知其能戰。則苟有變起。
屯田之兵。必能家自為戰。人自為敵。以護其營田。而力加強悍矣。又
乞依法屯兵。以為邊備。則醜虜必不能入寇也。此臣所願陳者三也。
臣又聞馬者兵之強。而國之寶。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
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從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萬
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
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繮易一馬。識者
謂漢唐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北蕃。臣聞祖宗之朝。

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其蓄養之法撫御之方亦盡善矣其後
蔡京柄政玩弄綱紀後崇兩安濟店養之虛名而罷廢招軍買馬之
急務盡耗國用慮不能給反以市馬之貨而易珍寶玩好之物故承
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中國素號甲
兵之盛反不能劫夷虜鐵騎之勇其禍實原於蔡京三尺孺子知京
之名者亦切齒怨之雖梟首羶骨以謝天下滅族削跡以快人意猶
恐其不足也臣愚欲乞殲夷金賊安撫黎元即下詔委河北河東監
司選擇近西北鄙田野平夷可以興作牧養之地遵唐舊制創為八
坊每坊以右職兩員為監牧於鄰近運漕茶貨收餉鹽酒課利以充
市馬之資仰監牧官多方搜買西北良馬以多為貴蓋馬生其地則
習山川之險阻而可用仍乞重立賞罰不許受人私託買馬應馬纔
入境即委守邊吏具數申樞密院又令諸坊季終申奏所買到馬數

復以邊吏所申之數驗之則知其馬不耗散於人間矣或監牧受權
貴之私以駑駘之馬而易之則許人陳曾又於其坊左右前後以官
田易民田二百頃為芻秣之地又依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
之如是則馬盛而兵不乏矣或民苦官田遠而不願售者給時價償
之無奪民田也仍乞以此意諭於民曰國家以所廢田而養馬非奪
民食也特欲捍侵侮之虞安社稷之計使汝等全生樂業無擾攘之
患耳則民心忻然而從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賞
遇之禮優於他職功勤既著蕃蓄有加則別議旌酬如是則臣持見
馬盛於唐西北之勢無患平不弱也此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
太宗斬張蘊吉既而大悔曰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
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
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

奏其日亦疏食。務合禮徹樂減膳之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常刑雖不可廢。恐死民之禁。而致亂。然刑期于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寬平為尚。治獄者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尚當重審覆奏。而慮其有失。矧夫構陷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怒。毒流天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治獄之官。賊污不膺。受人之私。而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姦胥猾吏。從而挾勢肆為蠱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嚴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洎其奏成。飲以毒藥者。有之。或犯強盜偽印之類。獄吏即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教其牽執富民。固有訟一事。而羅織數百人入獄者。有之。或挾仇讎而遭鞭笞者。有之。或恃酒肆狠而暴虐者。有之。或為人陷穿吏復賂而擠之者。有之。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數百千。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省。輕囚反重。其或

詞人才士。身在貧羸。不辜罹於憲網。藉手無金。難以求活。則雖挾伊管之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不過坐待其斃而已。嗚呼。天下司獄。易地皆然。聽訟者本以理民之寃。為人構禍。反受困辱。抽腸擢舌於呻吟之間。不至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豐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史稱其仁。唐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閱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臣以是知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而使德澤流於無窮也。今之獄吏。暴虐太甚。一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父子兄弟。生致離散。悉歸怨於國家。以謂不能選賢蒞官。故罹此禍。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日之難。豈不原於怨氣所致歟。臣愚欲乞陛下嚴

降詔旨革絕此弊專委憲使痛懲獄吏應州縣蒞獄之官有受賄枉
法而陷敷良民者並乞處斬應獄吏挾私而陰殺人。或受賂一錢以
上者亦乞處斬。民受其屈。而憲使不為按察者。許實封投狀于觀察
使。仰附遞以聞。蓋自古致治之君。以德化而誘民。以刑法而繩吏。然
復能收威柄而立治功。况今衰亂之後。姦生詐起。其風滋甚。若非嚴
刑峻法以懲獄吏。則其弊未易頓革。臣觀陛下詔旨。則視民如傷。惟
恐其失所。獄吏之弊。愚未知耳。伏願陛下俯察臣言。惻然矜憫。大加
惠愛。速與革絕。庶使無辜之民。不死於獄卒之手。則天下幸甚。臣觀
唐玄宗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
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
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以此知獄吏所以誣殺良民者。守令姦賊。不
能奉行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賂。多以庸猥之人。而

為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實在陛下。若能效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
縣。則民不罹此苦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臣所願陳者五也。臣又嘗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
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
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臣以是知明君賢主。
以仁化天下。作為刑書者。俾民知所避而已。不幸而犯於此。則無可
奈何。又豈切切然擠民於死地哉。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
死者多矣。試舉其一。二。陛下當以生靈為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
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橫。貧者以匱乏而受
困苦。皆緣蔡京在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又復曰。此而缺財於己。
故庶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歛。又復減僧。而鬻產。甚至欲獲
纒畢執契。行貸書者。捍臂而不顧。遂其為人替借。又復減租稅。而未

售。固有買一頃之田。不能承二十畝之稅者。以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去稅存者。官租無由而贖。有訴于官。乞為退割。則吏復受賂。不為施行。縱或退割。未幾又為富民計議。暗退還之。洎其二稅不輸。官吏催捕。私為囚獄。劫其衣食。苟不如欲。則羈係縲紲。艱苦萬狀。或時丁溽暑。囚被腥糞。遂以成疾。於是死者相枕。不可以數計。皆臣目擊之也。有司雖知而怡不憫。察憲曹雖或行空文。覺察而終不能先其害。嗚呼。此乃產去稅存而致然也。初未嘗有犯於國憲也。臣愚欲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遣一人。巡歷州縣。斬借僧寺為均稅司。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攤。得產戶。或有薄產而稅多者。亦有量坐外餘者。均之。及天下富民多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許自陳歸。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充賞外。並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坐外餘者。並同編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營

運錢。亦乞委均稅司召集人戶。依實指證。至為推排。如後有科需。仰自推排。籍日為始。庶幾民無怨苦之聲。或吏受賂而均稅不當者。亦許人陳訴。仍均稅之後。有過割稅租者。要到官親入認狀。庶免暗坐之弊。如是則租稅均而輸納易。無辜而被囚者無有矣。臣又嘗念天下之民。為螻蟻之寇。鼠竊狗盜。即妄訴于官。以為強劫。或失火而病其廬舍。則挾仇敵而訟人。以為放火。有司不復休察。即行根捉。巡捕官希覲爵賞。未究虛實。擒捕無辜。囚于狴犴。夕委獄吏。痛加鞭笞。勒其必承。訟是而死于獄者多矣。或以案成慮有後言。貪其賞而飲毒以殺者有之。或不與之食而餓死者有之。故州縣巡捕之官。教良民而取爵祿者。恬不知耻。至有監司郡守。因民陳訴而發摘者。又受巡捕官賄賂而罷議。此亦臣親覩之也。臣愚欲乞陛下督責憲使。常切覺察。巡捕官復循前執教。良民受冒功賞者。即與先斬。後奏。蓋今日

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寬守之也。臣所論二事皆民間屈抑之大者。雖斬妄冒之人首領未足以償天下之憤。要有仁君在上而肯救無辜之民耶。堯舜禹湯忍為此耶。羣臣知此而不告則不識待陛下作何主耶。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又聞漢高祖初定天下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政。總覽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陸酈之辯。明赫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兼收並蓄所以長有社稷也。臣竊聞比者朝廷得爪牙之將領熊羆之士掃蕩邊塵捷音屢報于天。闡臣於是喜而不寐。然臣伏願陛下明鑒高祖之用人使文武相配共圖治功則萬世永賴。臣愚欲乞國家優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太學等無似。上皇時廷為文備不求實效。伏乞陛下明詔諸路有知兵書習武藝善謀斷壽畫通達古今縱橫辯論者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仍乞立法各因其長而收之無拘一律也。又乞依三

舍之法而升黜之。月書季考擇其才能者而官之。臣將見號飛將軍而稱智囊者多多益辦矣。臣又聞以蠅蚋之餌而垂海者不足以得吞舟之魚。則道足以擬儒林德足以拔流俗廣葦強記而取為章句儒雄材大略而不就科目選者有之。臣愚又欲乞國家設德望科。仰諸路有鄉閭孝友信義廉耻通經史有智謀者許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年令一州舉一人。仍乞重立法禁絕權貴交結私舉之弊。無以頃時舉八行之人。有虛墓而生子者。亦有不從父母之命者。如是則徒以德望之科為仕路捷徑。而人材無益於國家。真有州縣所薦至之人。伏乞陛下親策于庭。問以古今考以時務。試以寸斷。有卓然不羣者。按而用之。則有德有材多聞廣見者。藹然出矣。臣又竊觀豪傑之士亦多結髮僧俗。忍飢讀書。若九經庫。若五總龜。十吏泚筆而待千言。占口而成者有之。然不羈之才。萬世之傑。

非以大科不足以抽羅天下英賢。臣又欲乞依祖宗舊法。設賢良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試。其黜陟自有成法。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于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皆有弊。彫篆相夸。組綸相侈。苟以誇世而取寵。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後能言。說堯舜二字而有十餘萬言。荒唐虛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得人。則孰若去經義。而取詩賦。蓋自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談古今。務為黃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實錄。至於歷世興亡治亂。例以為祭終之芻狗。而後之士。龍而略不經意。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耀者。不過盜竊古人緒餘。置齒牙間。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之長。以歌豔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筵之譽。一日有毛注之巧者。紛如也。門之以前世興亡。則茫然失稽。而面頰發赤。甚至身處

班列。而朝廷舊章不能知者。蓋彼其所臨。既不厚。則發為文章。必不汪博。所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持操。故自革科以來。朝廷大臣抗節不回。忠言謇謇。赫然與秋霜烈日爭巖者。幾希。詞學蕪茂。使後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身肯死國難者。幾希。沾沾小人。奴顏婢膝。炙手權門。以求速達者。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賊入寇。朝廷之上。肯奮身而與國同難者。惟李綱聶昌兩人而已。其次范訥輩而已。至於耿南仲吳敏李邦彥之流。徒能敗我國事。智謀何足取哉。此者金賊再起。聖詔懇切。搜求忠義。臣以布衣之賤。不食國家寸祿。尚能懷忘感憤。欲効柏台乞天子一節。持入虜庭。掉舌下之。願殺身以安社稷。惜哉。州府未能發奏。故使臣忠義之氣。無由一吐。至於以經義取高第而享爵祿者。反視國家之難。如越人視秦人。肥瘠而不加喜戚於其中。甚者差以運漕。尚且畏憚而不前。規規為全身計。况

肯當鋒鏑以立忠誼耶。臣以是知醜虜為孽而未始風驅電掃者。雖本於脂膏葦不足以立大事。抑亦經義科非所以得豪傑之才故也。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往古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夢寐亦能記錄。况其醜藉瑰偉。則英風銳氣無施不可。故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準。丁謂韓琦。輩肅清邊境。則有王韶鍾傳舒亶。种諤輩。決策運謀。則范仲淹童蒙富弼呂惠卿之流是也。抗章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脩及宋郊兄弟。則功業之外。職於修史者也。楊億王安石父子。則政事之餘。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流。則詩高于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之盛。未易殫數。然其間文足以揆英躔。而驚翰苑。武足以奉王命。而挫虜威。持鯁諤之節。而敢言奮忠直之志。而犯難。章章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矣。

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者。可以蕪經義而得之。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學必不廣矣。今之學者。必曰我能窮理盡性。觀祖宗時文章。理何嘗而不窮。性何嘗而不盡。况此特可為畫餅之虛名。而不可以為經邦之實用。則二者優劣較然明矣。臣竊聞朝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臣以是知其特欲明一己之私見。而外天下之公議。不過爭權怙勢。互相詆毀。不為社稷計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海內富庶。四夷咸賓。浸淫貞觀之風者。蓋以詩賦而得人耳。迨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踈。諛諛並進。溺於遊燕。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以安祿山哥舒翰為爪牙。病生於心腹。而不知禍起於蕭牆。而罔覺。一旦豺狼為患。尚且心醉。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諛諛之賊。故罹此禍。豈詩賦

之罪哉。臣知為此語者。特腐儒不通變耳。特背公而營私耳。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仍所問之策。禁絕虛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為後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謀斷者。則臣將見得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遠於熙寧之初矣。陛下若能奮發睿斷。用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虎臣。德望足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義革而博學之士至矣。朝廷乏人。臣未之信也。陛下今日縱為權臣詆毀。而不用其策。然他時經義不足。以得偉才。亦未免用臣計也。與其追用於已事。孰若決行於未然。幸願陛下裁之。然科舉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為陛下續陳之。蓋比年科舉。多為富兒貴族。於詔旨未下之日。預以金帛交結出身之官。又復賂監司。必差此官。以赴本州考試。固有得問目宗旨。以請募文士。而預為之者。有得成篇。以歸。俟入場而寫之者。有得一古字三場通用為點記者。有與主文故舊。以平昔所講之題而問之者。有主文受其賂。自斷決得復賂才能之人。而成其文。庶使不厚於選者。甚至考官之來。有求見於道周旅邸者。有受燕于舉子之家者。有携俠客而來。陰求賄賂者。其所差封彌謄錄之人。又多受豪強之賂。預錄才能之士。姓名與之。慮其軋已。於封彌處。陰為之記。或復尋而炳者有之。或投於井者有之。或節其文詞。使讀之無叙者有之。封彌謄錄官。又徒備負而不覺察。故空號禮闈之嚴。有司以歌酒自適。殊不以考較為慮。迨其及期。則除私取之外。不過收拾文理合己意者。是其額而已。故前期十日。而其名已達於外者有之。臣嘗求中程試之文。而讀之。其間未必皆無病也。或昧於古今。而以漢為唐者。或不通經旨。而誤引證者。或全錄前輩時文者。或使故事而誤其姓名者。或以神祖而為祖考者。綴緝不根之語。而不答所問者。色色有之。茲有士人指考官

受賂之汚。擯舉子謬中之失。而訟于有司。則上下互相掩覆。不為体究。故與其選者。人。不以為榮。或素不知經。而識字有數者。有之。或能誦時文。而不知經史者。有之。或塵垢齷齪。而言語無味者。有之。或居沽博奕。華而誤墨。成蠅者。有之。此皆緣賄賂。不公。考較無術。故也。嗚呼。祖宗科舉之法。本欲網羅俊彥。其弊至此。不識得若輩。可與圖治耶。至於孤寒之士。棲遲乎道藝之域。休息乎編籍之園。博覽強記。好古有素。議經可以重席。下筆幾於有神者。反以空囊敗舉。無為先容。遂爾擯斥者。紛紛籍籍。甚至有知其必不與選。未能與羣輩較短量長。於是遁職為卧。而不就試者。有之。此非科舉之法不公也。有司受賂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之語。而能為空文者。一人而兼數人。故也。故凡士人特就試。則預採時文。贈及人口者。以經意分排門類。每一門撰義數道。俟其入場。即以所問之題。而看公辭意相類者。依本

膳錄。謂之迎題。或預料有司所問之題。而撰成全篇。至有五篇皆倚略。不措意者。况此章科以來。每一義題。尚學前榜。傳寫未嘗數十篇者。有之。其辭意不出乎此。有識之士。不欲龍躍其迹。或穿鑿而為曲說。後進去識者。或全錄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究。至於糊名一判。則濫進者。悉皆與榜。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也。若選以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蓋詩賦不可預成。縱可料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事實而已。其替律。逆順。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已。猶且不贍。何暇及他人哉。臣愚欲乞陛下。察臣所陳。垂憫孤寒之士。其負其稽古之勤。嚴降詔旨。痛懲此弊。應今後科舉。有考試官受賂。挾勢而私取人者。許士人陳訴。監司考覈得實者。悉同受枉。法賊坐罪。仍禮闈取士一切法度。乞行嚴察。無嚴前弊。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此臣所願陳者七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者。皆緣冗食之民衆。而無補之費。

多致國用之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陛下明斷一切冗食而無補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餽則養兵有糧而無餽之之患矣。臣竊見上皇為姦臣誤國壞亂綱紀漸次陵遲欲去前非尚賴陛下振而起之。革而新之則功業昭著而規模宏遠矣。若規規於仍舊習而不能因革損益則天下何望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蓋上皇所以下罪己之詔而禪大寶於陛下者亦知其為姦臣誤謀法度隳廢無以支持誠欲陛下為振其頹綱而已。或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者此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也。臣謂方今法度有不便於民不利於國者當一切更張之。正孟子所謂如其非義斯速已。若何待來年是也。臣所謂冗食而無補者何也。臣觀天下神霄宮實國之大蠹此亦蔡京王黼誘致姦黨是以妖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宮脩飾華麗所費不貲。四時祭醮又蠹國用謂之知宮者不過挾勢欺民規財養婦。飲

酒茹葷不修身檢情崇道之勢而動與士大夫為等伍肆為姦賊陷於憲網者有之。求其精虔祝壽者蔑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宮中者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篡。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化上皇而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讖也。又况天子所都者大梁四海九州莫不賓貢于此。今遍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兆各據有一方之讖也。祖宗之朝肯為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然則今日所以亂者未必不兆於此也。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去。所有知宮道眾各令還原觀。仍給還其宮與原住僧。改正寺額。所有儀像乞移於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陛下不欲毀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今日之難如此。欲安我二百年之社稷則豈宜以一已而妨天下之大計哉。此特土偶人耳。毀之無傷乎。

上皇之盛德。而足以成陛下之大功。則毀之亦無害也。所有神霄宮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而已。況不能與國家之緩急。徒使之歛財於己。以為私計。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令。拘收其田。立課召民承佃。所納稅租。及宮中見存養之糧。悉充兵儲。又籍沒天下宮中供器。亦可以為養軍之用。實良策也。臣又觀天下應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而養僧不逾百。負者有之。故凡諸路大禪刹多者。為姦猾之僧。賄賂監司郡守。而求住持。酣酒嗜肉。而不為焚備者。有之。營私剋財。而不養僧衆者。有之。狂踈優倡。而不備戒行者。有之。故每住一刹。則歛國家之常住。以為親戚之私藏者。比比皆是。臣愚欲乞陛下詔諸路專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計數目。禪刹則契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沒入官。所有稅租。即置坐之。其田亦募民耕。以所納租為軍儲。與其

為猾僧計會之。餘則孰若為養兵供餽之費。所有道觀亦乞依此法。仍天下諸州國。忌齋錢欲乞罷之。國忌日。令禪刹自備齋食。則計天下。一歲之所省。亦不輕矣。願陛下無猶豫也。臣又聞祿者所以代其耕也。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常祿。其所任之處。又或有職田之俸。君人者一視而同仁。則均有之可也。今又或有或無而不均。或多或寡而不一。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處。悉皆罷支。所納租米。乞充軍儲。陛下能用臣三計。則倉庫實。府庫充。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願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兼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是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之木。開言者之路。乘天下之策。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比于剖心。箕子為奴。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臺諫雖卑。實可與宰相等。倘則風霜之任。彈糾不滂。發擿有過。言

僚震恐莫敢為一義者實有賴於此。蓋御史臺為朝廷之紀綱。臺網正則朝廷理。朝之理則天下理矣。臣聞頃者蔡京專權。懼人議己之失。欲掩上皇之一。於是所舉擢而進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共成姦惡。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拮据尸祿為智。諫官又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苛吏隸役。民失農桑之時。獄官深刻。民受誣殺之辜。守令奸賊。殘民害民。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陰懷叛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為上皇言者。浸淫日久。遂致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奸計屢敗。未至篡國而已。嗚呼。臣輩去年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奏章累至。蔡京父子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寶。索自為備。在朝大臣。亦皆作去計。略無一分捍禦之意。直至虜寇漸逼。乃始奏聞。此臣得之於陳東書也。臣始讀之。不覺掩卷浩歎。國家何負於大臣。乃亦耶。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豈虛言哉。既而忿氣拂鬱。恨不能

仗劍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未足以快臣心也。臣亦知其所自來矣。蓋本於不能擢臺諫之臣。使常言天下之得失。故至此耳。尋復竊聞陛下優選忠諫之士。以任臺諫之職。臣知黎民赤子之幸也。於是洗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試以觀國家之得人。想望風采。為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紛細碎。未有太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祿保位。而不肯言耶。及罪謫。而不敢言。為權臣抑塞。而不得言耶。以謂太平而無可言。則干戈正此紛紜。蠻夷尚未賓從。政事風俗。浸已不振。相宗法度。廢而未舉。四海俱無歡聲。萬民悉有變色。天子未必皆善。大臣豈能無過。非可謂之太平也。若欲保位持祿。而不肯言。則未得位者。當修其辭。既居其位者。當死其官。如其為身謀。蓋亦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豈可為一己之私。而廢天下之大計耶。若謂畏罪謫。而不敢言。則明主不惡切直。以博觀。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折檻而呼。願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遊者果何人哉。身在諫職。則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矣。豈宜畏罪。詰而緘口。而若謂權臣抑塞。而不得言。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若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置笏于地。而求退者。能使上歛容而謝者。其誰歟。言路既塞。則高飛遠舉。為赤松遊可也。不然。則嬰逆鱗。而干斧鉞之誅可也。何苦畏權臣。不敢直諫哉。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陛下也。不誠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廷諍。如王陵者乎。古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刎血汗車輪者歟。有出行避驄馬者歟。一知其必無有也。蓋天下之士。多能載於空言。未能見於行事。往往在布衣時。則能忠言直陳。雖犯主之顏色。而不辭。及其處之以諫諍之職。則保位持祿。殆有過於阿諛者矣。嗚呼。此輩何足算哉。使臣見之。當唾其面。而大辱之。臣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今朝廷之上。無籍之中。布衣

之列。豈無其人耶。陛下第明鑑而博採之。又乞立法。應擇臺諫官。雖宰相遴選。陛下必親策于庭。試以十事五事。詳往古之成敗。予以觀其所學。五事問權臣之得失。予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若復以柔顏軟語。妾婦相者為比。則臣將見大臣擅權。綱紀大壞。又甚於前日矣。臣聞呂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謹言。卓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謂如何。李藩裴均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懲文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已。雖一人之直。尚不遺棄。必置之左右。而不使外任。臣愚欲乞陛下每用諫臣。悉以古為法。大臣朝見議政。臺諫官得隨進與聞。仍許臺官退而辯論。可否以陳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灑宸翰。榜于朝堂。昭告臺諫各

耳以志願自立應天下之利害。朝臣之善惡。政令之健。違絕網之當。百數陳。彈奏不耳。隱情庶使。嵌巖遺逸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義。於是咸咸然動其心。我我然纓其冠。而來游于闕下。願進其謀。讓以致君於堯舜。納俗於成康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下稟之以為令。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皆欲其盡臣子之禮。而無敢怠慢也。嗚呼。古之要身而為臣者。雖遣之赴湯火。冒矢石。亦犯難而竭節。况夫宣布詔令。以告于民。用心不勞。而用力不多者。其忍違上之命耶。臣竊見比年以來。州縣之官。施為不法。以受賂營私。為良。昌以奉詔。如民為餘事。朝夕所以念念。不過燕遊而已。酒色而已。財帛而已。為子孫計而已。曷嘗以理民為務哉。至於國家頒詔。本欲使天下士庶。悉律聖意。以布德化。奈何守令非人。略不奉行。者有之。甚至其言。傲有。忠及於州縣之官。則匿而不示。遂使天子德意。

無由下達。故人心。携貳事。羅艱苦。又歸怨於上。蓋頑民悍俗。不知天子本有恤民之深意。而守令不能奉行。徒為殘賊耳。歎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寬大之詔屢下。然州縣官吏。前弊未革。亦不過掛之屋壁。徒為文具而已。初未嘗見其遵行也。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于木鐸。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民矣。然則先王號令。必使家喻戶曉之。故曰。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臣竊觀方今詔旨之下。則所知者。惟官吏而已。或詔下逾年。而民未及見者。何其風俗衰薄。不足以望古耶。此非國家之罪。郡縣無良吏致然也。臣又觀之。抗勅命者多矣。特上下相殺。而無肯發擿耳。臣愚欲乞陛下痛責守令。應詔書到日。即頒于庭。以示百姓。仍存問緩急。悉令於要關之地。書壁曉諭。庶使有目有趾者。皆得以仰觀聖詔之懇切。而知天

子有幹念之勤。則人人思奮忠誼矣。仍乞督責守令。應朝廷有政常
憲。禁絕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者。即與
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患。手不宣布。民情無由而不說服矣。此臣所
顛陳者十也。臣所進三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為切要。然其
間觸權臣者有之。忤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于臺
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茅之士。露布上書。遂遭誅死。臣區區不
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願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以
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說虜主而使之內附。臣當時若有此行
亦必烹於鼎鑊。既而此志不遂。而猶敢以三書干瀆宸聰者。臣知天
下大刑皆備載于此。而無必遺使其言得達于陛下。而萬民受賜。
則臣雖死于朝不辭也。臣願陛下明斷必用臣計。則非徒朝廷安。天
下之民舉安。萬一權臣嫉怒。指臣為狂生。則乞陛下集朝臣而問之。或
臨御樓呼行道之人問之。如京城耆老而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
而大臣之言為忌進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
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
為陛下慮。陛下用臣之計。而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輝。含笑入地。無
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願。蓋臣以寡援之身。必死
於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訶訶。臣雖微賤。
能鯁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果辱陛下怒。其狂妄則
臣尚有骨鯁之言。當進天聰。豈不能裨補國家萬一。惟陛下裁之。

